



宽窄:衡量和把握万事万物的尺度

祠留下的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说近点，还有一处国内外游客关注度极高的地方——成都“宽窄巷子”。宽窄巷子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长顺街附近，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均为青黛砖瓦的仿古四合院落，是成都在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保留下来的较具规模的清代古街区。其中的“井巷子”颇具意喻意味。在院坝、在家中打一口井，上通天庭、下接地气，其井口或圆或方或六边形或八边形：望一眼水井，水面倒映着的蓝天白云、树枝花瓣和你我他，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小小井口，深不可测，水源不断。井，成了宽阔如天、窄小如扣的江水灵灵的眼睛和一面亮晶晶的镜子。如今的井巷子，成了汇聚全成都市大大小小的历史展示地。宽窄巷子是成都休闲安逸、市井生活的最佳体现。从清朝八旗子弟提笼架鸟、赏花弄草，到民国时期达官贵人就势交错、大宴宾朋，再到现如今各地游客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品味生活，宽窄巷子已车水马龙，声名远播，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生动写照。宽窄巷子之所以除了以清代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具有特别吸引力之外，更在于“宽窄”二字深刻、精致、简明地诠释了人类苦苦追求的宽窄哲学思想和素朴真理。

宽窄与感知尺度

宽窄，体现了人们对世界有形和无形空间的衡量和把握。宽窄不仅仅是个物理空间、建筑空间、居住空间、生活空间，它更多的是一种包含丰富意味和想像力的精神空间，更深层次地讲，它是一种哲学空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对宽窄的认识和把握，首先是从事物的空间尺度来认识何为宽、何为窄的，事实上，宽与窄是在比较当中体现出来的，“宽”总是与“窄”相比较的，“窄”也总是与“宽”比较的，在比较当中才能形成宽与窄。通常，人们是从平面的、二维的空间来理解宽窄，实际上宽窄还可以从立体空间、三维空间甚至多维空间来理解。当我们把一个事物、一个空间放在一个特定位置

里面的时候，或者进入一种空间平衡状态的时候，它显示出事物的形体、形状和对空间占有的容量。但是，当我们把空间立体化或是多维化、变异化、叠加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平面上是“宽”的东西在立体上就显得“窄”了，在平面上“窄”的事物而在立体上可能就显得“宽”了。所以，宽窄的“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指一种具有纵深感的深度，“窄”并非就是狭小、短视、死胡同和困难重重，往往“窄”因舍弃了不必要的“宽”而保留着合理的容量和尺度，或许更具妥贴性和有益性。绝不要一味喜宽厌窄、好宽恶窄，把“窄”当做次要的、狭隘的、弱小的、没有前途的空间。

如果将宽与窄拟人化，我们可模拟出二者的对话：

窄对宽说：“你跑得再远，也是从我这儿出发的。”宽对窄说：“没有你的存在，我也不知道何以是我。”

宽与窄并不是绝对的概念，它总是在比较中形成的。宽窄的本质是“度”。

“度”的把握体现为一种哲学、一种思维、一种境界。在我们肉眼可见的物理空间上，包括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美学空间等，都可以用“度”去衡量。这个“度”，可以是长短、大小、高矮、厚薄、美丑、善恶，既可以对立，也可以并存，这些衍生出来的对立统一的“对子”是“宽窄”的另一种体现方式。这个“度”是按照人的尺度，即人的认知能力、人的生存需求、人的创造价值、人的审美方式、人的自我实现等来衡量和把握万事万物的。

任何事物都是有发展规律的。“度”即“火候”。把握不好“度”，就难以掌握“宽窄”的精髓要义。包括对“宽窄”本身的认识，也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过窄，仅看到事物外在尺度；也不能过宽过泛，把宽窄当做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如果，世间万事万物一切都可以宽窄论之，

这反而把复杂多变的事物简单化、牵强化了，不符合人类从各自领域各自专业认识客观事物并加以科学总结的基本规律。万物太复杂，众生何茫然，岂独能

“宽窄”概之？我们更多更主要是从空间维度（当然也有时间变量）来理解宽窄的，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宽窄与空间转换

小时候爱看万花筒。小小银孔里的五彩纸屑在多棱镜中随着抖动、旋转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缤纷世界。当时，我们曾为这小小万花筒着迷。今天想来，这个原理再简单不过了，多维折射的空间能够呈现无穷的变幻景观。宽与窄就抓住了事物最根本之处——空间。任何事物都是在空间中存在的，事物占有多少空间，空间本身是不是在发生变化，事物与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认识。

比如，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其布局合理、设计精妙，生动体现了由宽到窄、由窄到宽的空间变化过程。“深淘滩，低作堰”使内江水流经过空瓶口流入，灌溉成都平原的大片农田，这是一个由窄到宽的空间转化。内江水流经过空间变化后，顺应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沿大小各支引水渠不断分流，形成自流灌溉体系，由窄到宽灌溉成都平原，形成扇形“水网”，膏沃千古，泽被兆民，至今还发挥着滋养“天府之国”的伟大功能。

再如，旅游就是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转换。坐上飞机、火车，从此地到彼地，一瞬间空间发生变化，给人们带来新鲜感、新奇感、陌生感、漂浮感、不可把握感，让人一下觉得事物很新鲜，满眼都是新风景。一个全新的空间，在眼前、耳边、脚下如电影蒙太奇般地奇幻呈现。旅游的这种空间变化，使人们对原有事物宽窄的认识显得无比别扭了，眼前全是新宽窄空间在不停地错位、腾拉、移动，出现新奇的变化。

文学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空间

结构的艺术，其语言、叙事的魅力就在于空间的构成特色。许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的事物都是经由空间的变化来引出矛盾冲突、揭示内容的。比如《陈奂生进城》《北京人在纽约》，以及人们常引用的典故“刘姥姥进大观园”都是运用了空间的变化来强化人物内心冲突和推进故事演绎。《西游记》写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是何等的宽阔，但他却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又是多么的窄小。佛教讲“一念三千”说的是一念中具足“三千大千”，“念念剎剎心垢尽，时时话护道焦焦”，须从一念处净化自心。正如西晋文学理论家陆机《文赋》所言：“笼天地于形内，揽万物于笔端。”在有限的自我生活空间展开无穷的想象，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实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艺术空间聚合和闪现。文学艺术的结构，包括绘画、摄影、书法、小说叙事，都是通过空间结构的腾拉、错位、重叠、反叠、变异而获得艺术张力。

事物由宽到窄、由窄到宽，或者宽与窄之间具有无数个过渡带，形成宽窄空间恒定的特殊事物存在方式。假设宽为1，窄为0，那么在1与0之间会有无数个小数点和无数个过渡。宽与窄的变化，使空间构成带来无限活力与魅力。

人的心理空间也有如此这般的变化。当你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民俗风情、传统节庆、舞蹈音乐、建筑风格、生活方式、穿着打扮等都给人造成陌生化效果，让人感觉进入另外一个文化空间，被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所吸引。

空间的宽窄之变，充满玄机、内蕴意趣，形成事物格制、结构、外观、内涵的矛盾运动和对立统一。宽窄就不只是个“框”、一个“格”、一个“架构”，而是包涵、涵盖、笼罩事物的逻辑之格、思维之网和文化之器了。（未完待续）



苏东坡的宽窄人生

（上接P5）当时黄州百姓对于肥肉都不知如何处理，因为富贵人家嫌弃它太油腻了而不肯吃，穷人虽然也买得起，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烹制它，这就导致了黄州肥肉的价格“价廉如泥土”。

苏东坡开始研究猪肉的100种吃法，“东坡肉”与《猪肉颂》就是在生活极其艰难、境遇极其糟糕的情形下诞生的。

苏东坡在黄州，自力更生，星光经营，不仅粮食蔬果自理，将黄州猪肉烹饪成美食流传至今，还有一件墨宝《寒食帖》传世。在来到黄州后的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这首追兴诗，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感叹。诗歌和书法相辅生辉，《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诗案之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依恬。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苏轼的《西江月》则是黄州时期所作的代表性作品。

真可谓犯官潦倒本为窄，运物自闲诗书宽。

不辞长作岭南人 潇洒人生 云卷云舒

惠州一绝 （宋）苏轼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黄州之后，苏东坡又辗转了很多地方，仕途有所起色。到了绍圣元年（1094年），突然被贬到惠州（今广东省惠阳

县）。那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北宋的惠州，即今广东惠州市一带，在当时属于岭南瘴疠之地，与宫庶的中原不可同日而语。

10多年前，苏轼曾经为被贬岭南的一位朋友王巩及其小妾朝云（又名柔奴）写过一首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朝云》，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诗歌语言，命运巧合，没有想到苏轼也带着一名站立的小妾王朝云，去了岭南。苏东坡已经年近花甲，身边姬妾陆续散去，只有王朝云始终追随。

王朝云在惠州又为苏东坡生下一子，取名干儿，产后身体虚弱，不久便溘然长逝，年仅34岁。朝云死后，苏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春雨倍思卿。

这时苏轼心头已经没啥念想，整日研究热带水果：卢橘、杨梅、荔枝。当时，飘零半生的苏东坡做好了终老惠州的打算，他拿出所有积蓄，又得到亲朋资助，修建了一座“白鹤居”，安置一家老小。绍圣四年（1097）二月，“白鹤居”竣工，白鹤居之西是惠州西湖，东边则是茂盛的山林，佛寺、道观掩映其间，寺观的钟声清晰可闻。于是，有一天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了首《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苏东坡在朝中的政敌章惇，向来以狠辣无情著称，当他看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两句诗，笑着说：“哟，原来苏轼日子过得不错嘛！”很快，一纸谪居的贬谪令便来到惠州，苏东坡被贬至惠州（今海南儋县）。苏东坡一家喜迁新居，谁知仅仅一个多月后，他便不得不离开，踏上漫漫大荒之旅途。

海南万里真吾乡 人如蚂蚁何必较真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流放到海南岛儋州。海南那么大，为何偏偏是儋州？据说这也是章惇的恶作剧，因为丁膳的“儋”与“儋”相近。海南岛在当时被视为天涯海角，被其查荒，年逾六旬的苏东坡做好了葬身海岛的准备，他给朋友留了个欠条：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工，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

苏轼是从惠州出发的，在路上听说弟弟苏辙被贬雷州（大陆离海南最近的地方），心头感慨万千，一口气写了三首不太有名的七绝，第三首是这么写的：

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
他年谁作典谥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到了海南以后，苏轼写了一篇文章《在衡耳书》，用类似亡子的文体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刚到海南岛的时候，很苦闷，心想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呢？后来想想，这里固然是一个岛，天地都在积水中，九州也在大濛海中，中国在小海中，谁不在岛上呢？一盆水泼在地上，草籽浮在水上，小蚂蚁拖着小草籽才得以幸免。人类啊，跟它们其实也差不多！没什么可抱怨的。三年过后，宋徽宗即位，苏轼回到大陆，辗转多地，最后死在常州。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跳出人生看人生

“宽窄”尺度自在心中，无论是在黄州、惠州和儋州，也无论作善行僧，成化外民，苏东坡都能“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唯有胸中超然自得，才能不改这个“度”，这是生活的条理法度，也是生命的风雅气度。纸都没得写了，他还去制墨。饭都没得吃了，他还要喝茶。而宋人风雅，

喝茶最是讲究，东坡喝起来也绝不马虎，他自嘲真是穷讲究。他的七律名作《汲江煎茶》，元符三年（1100）作于惠州：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风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煎茶最好用流动的活水和猛火，所以自己到江边钓石上去汲取深而清的江水。不说舀水，而说用小瓢盛起一个月亮，回来倒在水瓮里收存，再用小勺舀水到陶瓶里，像分了一小支江进去。茶水煮开了，茶汤如雪白的乳沫翻起来。茶煎好了，倒进瓶子里再斟出来，水声如哗哗的松涛。长夜荒城，百无聊赖，我一边饮茶，一边听着长短不齐的更鼓声，坐待时光。

这首诗歌是东坡诗的神品。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所著的《论诗三十首·二十二》赞叹苏轼：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苏轼有一首诗《题西林壁》，最能代表其宽窄精神。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47岁），宋神宗亲自下命令，把因“罪”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五年的苏轼挪到离京城开封不远的汝州（今天的河南汝州）。

时来运转，天降好事。于是，他去汝州的路上途经江州（今九江），顺便去找久别的弟弟会面。到了江州后见过弟弟苏辙，把酒言欢，畅叙别情。然后，东坡与随行的方外好友佛印、道潜两位高僧同游庐山。苏东坡一进入庐山，以为庐山的秀丽，

是他平生所见之最。

苏东坡一直在山中游览了10多天。最后，苏轼来到了净三祖庭东林寺，在老僧的陪伴下，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整个寺院，这一天，他们游览东林寺隔壁的西林寺，只见西林塔里尽是前人写的诗句，苏东坡脑海中思绪万千，想起自己宦海沉浮，远近高低，起起落落，犹如一梦。于是，他的灵感如涌，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墙上龙飞凤舞，题下《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题诗完毕，把笔一掷，慨然说道：道庐山诗尽矣！言下之意就是今后谁再写庐山的诗，我这就是“NO.1”啦！

为什么这首诗歌苏轼自我评价如此之高？因为这是他借山咏怀，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悟。人生何尝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道人生真面目，因为，你一直就在红尘打滚，从来没有跳出来看庐山啊！

苏轼还有一首著名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如果说《题西林壁》的宽窄哲学精神比较隐晦的话，那么，这首词就直接点明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的境界，是跳出悲欢离合阴暗阴缺宽窄长短看人生的境界，这就是花好月圆圆满的圆满。弘一大师临终作偈：悲欣交集，与东坡的词都散发出相同的禅味。可见，苏轼的宽窄精神其实就是对宽窄的洞明觉悟和超越，宽路当窄路走，窄路作宽路行。

